

文 學 叢 刊

飯 餘 集

吳 組 緝

吳 松 年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飯餘集

吳組緝作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昆明路德安里十二號
印 刷 者

三 一 印 刷 公 司
上海昆明路七十九號

特 約 經 售 處
開 明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四 川 特 約 經 售 處
成 都 開 明 書 店

巴 金 主 編

文 學 叢 刊

第 一 集

共 十 六 冊

路 故事新編	茅 盾	巴 金	沈 從文	張 天翼	靳 以	魯 彥	艾 蕪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分	飯餘集	羊	短劍集	黃昏之獻	雷雨	以身作則	魚目集
何穀天	吳組緝	蕭軍	鄭振鐸	麗尼	曹禺	李健吾	卞之琳
短篇	短篇	短篇	論文	散文	劇本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代序

這裏收集的幾篇稿子是我最近整整十九個月裏寫的。除了第一篇是小說，其餘的都是些散文隨筆之類。這樣的湊成一個集子，既嫌龐雜，又過於單薄，自己也覺得很寒塵。

書名「飯餘」就是吃飯之餘的意思。因為這些稿子都是在爲吃飯而忙的餘暇裏寫起來的，

謝謝金兄，不是他一片熱心，我就沒有勇氣把它們編集成冊。

吳組緬，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目 錄

樊家鋪·····	一
村居記事二則·····	六三
談夢·····	八一
柴·····	八九
女人·····	一〇五
悼鹿兒·····	一一三
泰山風光·····	一二五

樊家鋪

一

八月裏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寂寞的桂花香氣繞着那個一排茅鋪的村子幽淡地飄散着。

這座村子名叫樊家鋪，是從西南鄉各村鎮到縣城或經過縣城到外埠去的一條要道。茅鋪約共三四十家，坐西朝東，連成長長的一排，而當着亂石砌成的大路。那些低矮的土牆，大都裂開了粗闊的罅隙，有的用一支杉木抵着地，勉強支撐着，有的已掉下大塊的泥土；有的甚至露出腐朽的屋樑和頂棚，看去已經不像還有人在居住了。

各家茅舖的門前，都有稿草和杉木搭蓋的過亭，過亭上面蓋着的稿草和茅舖頂上的一般樣：在明麗的陽光裏呈着一片灰黑的顏色。稿草上面，絡成斜方格子的草索，完全鬆散斷亂，連杉木的樑柱也多半歪歪倒倒不成個樣子了。過亭的裏面，雜亂地攢着些稿草堆：有的想是從屋頂掉落下來的；有的則是外鄉逃荒來的乞丐打田畝裏搬來作床褥用的。幾張積着厚灰土的薄板臺凳，都已殘廢不堪，零零落落地倒臥在亂草堆裏。

這時有個女人從一家茅舖裏走出來，手裏捏着一莖狗尾草，插在牙縫裏挑弄着；一邊把背倚到一棵杉木柱的旁邊，向路上眺望。

這女人大約二十六七歲，蓬鬆着黑髮，樣子顯得很憔悴。太陽穴上一邊黏着一片正方形的黑色頭痛膏藥。兩朵又濃又粗的修整的眉毛下，覆着一雙生澀的眼睛。眼睛想是有病，風火病，勉強睜着，露出絡有淡紅經絡的白珠。身上穿着一件齊膝的竹布褂，上面已經有了幾塊補綻，但是洗得很乾淨。

她用手掌罩住前額，皺着眼皮，眺望了許久。望了一回路的南段，又掉過身肢望北段。兩頭的大路彎彎曲曲直通到山坡下，並看不見一個過路的人。

整個的樊家鋪是沉浸在死寂裏，除了隔隣茅鋪裏斷斷續續發出沉重的打草鞋的木棒砍擊聲和一兩聲嬰兒的啼哭。

寂寞的桂花香氣隨着微風，吹送到她的鼻官中。她抬頭從頂棚的破隙裏望望那棵高大的桂花樹，滿枝碎瓔的花朵閃着黃金的微光；她又望望這連成長排的破敗的茅鋪，望望這攤亂着稿草的過亭，她扔去了那莖插在嘴裏的狗尾草，悠長地吐了一口氣。

『都死完了麼！』她喃喃地低聲自語着。

她漸漸想到數年以前這裏的熱鬧景象。

在從前，各家過亭裏原都整齊地排列着長條的木板臺凳，茅鋪門口也都各有一張板桌跨在門檻上。上面擺着插有黃篋筷子的竹筒，幾隻疊着的放好茶葉的粗

茶碗，幾盒仙島牌小刀牌的香煙，和幾盤子紅椒炒黃豆，炸溪魚，炒韭菜一類小菜。各家竈巖上都有兩三把炊壺冒着騰騰的熱氣，跳動着蓋子，像個倒了嗓子的花旦似的哼唱着。那些過往的客人，有挑担的，有抬轎子的，有推小車的，有趕牲口的；有的是店舖的老板夥計或朝奉。他們或從外埠把大批鹽，糖，煤油，洋貨，布疋之類貨物運到西南鄉各村鎮去，或把各村鎮的稻，棉，絲，繭之類土產運向外埠去。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打這裏過，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自己和鄰舍的「板奶奶」或「板姑娘」都穿着新漿洗的竹布褂褲，胸前繫着花布圍裙，鼻上漬着微微汗，熱紅着豐腴的兩腮，捏着水壺或拿着飯碗像春天的蝴蝶似的忙亂着，從過亭飛到竈巖前，從這一桌飛到那一桌；一邊臉上含着輕盈的微笑，和客人答着話。

那些過往的客人剛剛承受了自己和別家女店主一番殷勤招待，蹣跚腳腿上的塵土，醒醒鼻子，辛苦的臉上含着安詳的笑，重新上道時，就又聽到歡樂的歌聲漫田漫野傳入耳裏來。那正是自己丈夫和鄰舍男子們在田裏工作時隨口唱的「花

鼓腔。」每到秋收過後或新年正月裏，田裏沒事了，他們照例在茅鋪後面的曬稻坦上搭起一座簡單的戲台，你家拿出鑼，我家搬出鼓，幾件簡單的行頭，配上娘的老婆的衣服首飾脂粉等東西，連夜把七仙女，凡，蔡妙鳳，辭店，送香茶，祝，台之賴，爛熟的故事非常精彩地扮演出來。自己家裏人，親戚，鄰近各村的男女老幼以及住宿的過客們，都來聚精會神的作看衆。有趣的時候哈哈大笑，悲慘的時候拿起衣角擦眼淚；到「會腔」的時候就前台，後台，甚至台上，台下一個聲音一個調子接應合唱起來……

「線子」

大路的北頭有個矮矮的人影，蹣跚蹣跚地走近來。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矮胖老婆婆。一手拄着一根樹枝作拐杖，另一手用樹枝馱着一個大衣包在背上。女人聽到聲音，猛然從凝思中驚醒過來，掉頭向路北望去，看見是自己的娘。

「娘麼？」線子嫂懶懶地說：「又回家去做什麼？」

那老婆婆走到過草裏，自己動手從草堆裏扶起一條板凳，把包袱放到地上，一邊坐下，一邊把額上繫着的「包頭」解下來，對着那張胖皺的臉子搥拂着，微微喘着說：

「回家做什麼？回家去養老娘也快要餓死了！」

「餓不到你頭上來。」

「你這沒天良的×，你當娘怎麼了？東家怕土匪，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土匪寫信給縣衙裏，十天之內要五萬塊，五萬塊——啊呀，八月的大還這麼熱，天也不是個天了！」說着把包頭放到板凳上，兩手牽起衣角搥動着：「你這裏還是沒生意嗎？」

● 這是一塊疊着的黑絹，由做兒子的花錢送到地藏王菴裏蓋上一個法印，拿回來給娘繫在髮額之間，直到進棺材。據說有這東西的，到了陰間可以減刑贖罪。鄉中有點福氣的老太太無論貴賤，大多有之。

「小狗子呢……打了多少稻？」

「人都死光了，鬼都不上門！」

「小狗子呢？打了多少稻？夠得租錢開銷嗎？」

「打了多少稻？莫問那個話。我們餓死了也不問你老娘貸一個。你放心！」

「你這沒天良的×，你當娘怎麼了？你當娘是個有錢的？你當娘腰裏留着多少錢？」

「有錢沒錢我管不上。」

女兒的說話聽在娘耳裏，猶如生吞了幾塊冷石頭。娘望望她那張冷硬的臉子，覺得自己的苦楚都無從說出來；醒醒鼻子，嘆了口氣，說：

「不倒碗茶給我喝喝嗎？」

「等一回吧。還要燒。」說着懶懶地走到裏面去。

北路上又走來一個人。瘦長的身肢，穿着一件寬大的灰布長領衣；小小的腳，套

在圓頭鞋裏，如同一對小鯽魚。走一步，打一個跟跄；手裏一根龍頭拐杖，掙擊着石路，發出清脆的聲響；一個圓光光的頭，在太陽光下兩邊幌動着。老婆婆認得她是西廂山地藏王菴的尼姑蓮師父，站起來，招呼說：

「蓮師父，從城裏來嗎？」

「城裏來……好桂花香！」站住了，左手捻着香珠子說。

「聽到消息嗎？土匪寫信給縣衙裏，十天之內要五萬塊，五萬塊。有錢的人家都搬走了。——路也真難走。蓮師父身肢倒結實……歇歇吧。」

「你還是在西門贊治家老爺家侍候麼……回來看姑娘？」

「就是的呀。——蓮師父你請坐。」說着，讓蓮師父同在那條狼狽的板凳上坐下來：「我在贊治第頭尾幫了九年工……趙老爺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上海去了，昨天走的。東家也捨不掉我，我也捨不掉東家。太太要帶我到上海去。我怎麼個去法，我家裏大大小小一大窠我把骨頭送到外鄉去給趙老爺拖上一個大累贅？」

……我想，我不去。東門元康祥三老板說僱我。我今天去問，又說不僱人了。——土匪土匪的，家家手頭都是難的了。」

「你是個有福氣的，也該回家養養老了。」

「蓮師父，說那裏話？我養老？有那個命根？——我養兒子孫子的老！一個女兒還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

「幾個大漢？我倒忘記了。」

「三個沒用的貨。八個小的。這幾年稻子不值錢，絲繭沒人受，老大到城裏當了團丁了。還是趙老爺的面子，天天大大的面子。老二，老三在城裏做雜貨店。一個一個做了「茴香」了！這一家餓殍臭蟲，不就在一個老棺材身上叮血吃？一個女兒

○ 「大漢」是兒子之客氣的稱呼。

● 「茴香」爲回鄉之諧音，謂失業回家也。

還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

『線姑娘脾氣扭一點。』那尼姑說着把聲音放小了：『上次在這裏碰着你，我看她那顏色，也真不像個兒娘的顏色。看得唔，看得唔，你是奶頭上送來的呀唔，不嵌肉，也難怪。』

『早先不是這樣的。』喉嚨也跟着低了『就是去年小狗子——我女婿——交不得東家田租錢，東家招呼區公所派了兩個弟兄來逼討，要拿人。線子到城裏去求我，說近來茶棚飯店沒生意，手裏沒一文錢，要我填一填。……你看她說話多容易！我又不是在城裏當知縣。我到那裏弄錢填？……這幾年絲繭沒銷場，那家不是看風轉舵不養了？他兩口子却屎墊了心，還要養。說人家不養我偏來養。疑心發個大財，一養就養了個十大盤。自己一點桑葉不夠吃，挨到三眠快見老，沒葉了。又是叫我拿錢

出來買葉子……你飯店又沒生意，又沒葉，又沒錢。你養什麼蠶，連師父……」

「年輕人做事都冒冒失失的。」

「那我管不上。你自己病的屎，你自己吃。我不管。——不是我不管呀，我拿什麼管我一家十多個身分，十多張嘴，不吃不用了？就是我一個老棺材是該死的？」

「唔，唔，可是呀。」那尼姑鎖起扁皺的嘴巴，連連點着光頭說：「到底自己身邊的要緊呀。」

「她屎墊了心，說我有錢上人家的「會」，」就沒錢借給她……要死嘞，我上人家的會？我上了多少會？大不了老前年張嫂子丈夫死了，出不得。太太的面子叫我上了她一脚五十的會。一年搖兩次：三月一次，九月一次。今年四年了，我還只是付，搖不到手。看看只好得末會了。那幾年，大家手頭還過得，我纔上的呀。我要賣，我要頂。求爹爹，拜奶奶，那個頂你的？人家正求你頂他的，上他的呢！兩年了，都是借錢付。——就是春天在你菴裏借了五塊錢去付會，她看見了，要我借給她買桑葉……我付了四

年的一個老會，我不要了？我把付出了的都不要了……她就和我結了仇。當我是個有錢的，當我百萬豪富，當我藏着金銀元寶不肯拿出來幫襯她。找辛辛苦苦做到頭髮白，我做了強盜搶了人家？我肉裏出錢……現在好了！東家走了！走了！大家一樣了，都要餓死了！給她睨見了！』老婆婆說着，老花眼裏漾滿了淚珠，抖顫着手從掩襟裏伸進去，掏了半天，掏出一塊手帕來擦眼皮。

這是一種很巧妙的制度。法由需錢的人爲「會首」，約定九人，各出錢若干，交會首收用。以後定期開搖（或一月一搖，或一季一搖，或一年一搖，各視其財力而定）。搖時抽籤決定先後，以骰子入碗中挨次搖之，誰的點子最大，誰就得會。與會者即各出錢如前數與得者，並各付極輕的利息若干。凡已得會者，下次不得與搖。如此遞減，直至九次後，大家都得一份，會遂解散。此法在遊會者（即會首）可以極輕之利息而借一筆整款，取整付零，不覺吃力；在上會者則付零取整，亦是儲蓄之一法。此法盛行鄉間，都市中恐亦有之。

「嫁出門外的女，潑出門外的水。一口長氣嘆了，也能了。」——人呢？」

「在裏面燒茶。看我走了十來里路，汗一把，水一把的，茶也不賞碗給我喝，還要討。——還要我自己討。」

「人心大變了。菩薩託了夢，聽到說過嗎？上個月的事。菩薩手裏捏着鋼鞭，一臉怒相。——從來沒見過那怒相。——我看見手裏有鋼鞭，我曉得不好了。民國推翻那年也是捏着鋼鞭的……阿彌陀佛。慈悲慈悲吧。」那尼姑顯出一臉嚴肅駭怕的樣子，把嘴巴鎖得滿沿是皺折，連連捻着香珠子，吐着氣。

「呃，菩薩說了什麼？」

「菩薩把鋼鞭望西北方一指，半天不開口。我跪着，頭都不敢抬。——怎麼敢抬？——半天，半天，說話了。——聲音像打銅鑼，平時不是這樣的。——說大劫要到了，黑頭髮去一半，白頭髮一齊算。——就只兩句話。半天，半天，不開口……我求着說，超度超度吧。」深深換了口氣。